



文学新观察

当代文学成为中文图书走出去主力

何明星

在笔者撰写、2014年BIBF上发布的《海外馆藏：2014年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报告》中，有一项发现：海外图书馆馆藏的中国600家出版社2013年出版(含再版)最有影响力的50种图书中，中国当代文学上榜的品种为42种，比例已经超过80%以上，成为中文图书走出去的主力。单就书名来看，排在第1名至第9名的全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既有在世界文坛享有大名的纯文学作家的佳作，如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也有国内畅销作家六六的《宝贝》、海岩的《长安盗》，还有双栖作家柴静的《看见》、金宇澄的《繁花》，以及“80后”作家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等等。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内容。

近10年间影响最大的中文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学的中文作品。因为中文既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以中文为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图书馆的到达率，才是中国文学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志。世界图书馆藏数据，是度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把好标尺。

笔者依据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数据，按照收藏图书数量在100家以上的标准，检索出在全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470多种语言、2万多家图书馆中，影响最大的中文作品(不含港澳台)如下：

收藏图书数量最多的是《狼图腾》154家，其次是莫言的《生死疲劳》146家，再次是余华的《兄弟》143家，随后是贾平凹的《秦腔》129家，莫言的《檀香刑》127家，贾平凹的《高兴》120家，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119家，杨志军的《藏獒》116家，《鲁迅小说选》114家，艾米的《山楂树之恋》112家，余秋雨的《借我一生》108家，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106家，严歌苓的《小姨多鹤》102家，王安忆的《遍地枭雄》100家。上面列出的中文作品共有14家，可以说是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间，在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文作品。这14种图书



除《鲁迅小说选》之外均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基本面貌。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的10年间，已经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体，取代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历史典籍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

上面数据显示，中外文学评价标准的合流趋势明显。欧美文坛长期以来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但进入上表中的中国当代作家名单中，差不多都是在国内文坛成名较早并且获得众多文学奖项的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他们的国内知名度影响了海外图书馆的收藏。这表明国内文坛开始影响和改变世界图书市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话语权在逐步增强。

还有一些作者此前默默无闻，但因为作品在国内突然畅销而带动了海外的市场，由此获得了世界图书馆系统的

认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狼图腾》。

据笔者研究发现，美国有116家图书馆收藏了《狼图腾》，分布在美国29个州。欧美社会的图书馆系统高度发达，以美国为例，其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系统遍及全美每个社区，5公里设置一个。因此一本中国文学作品能够进入欧美图书馆系统，就等于进入了西方社会。欧美社会的普通读者，正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迅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

2014年暑期，笔者用一个月时间，亲身实地调研了美国23家图书馆。在芝加哥中国城图书馆，不仅亲眼看到了《狼图腾》、《鬼吹灯》等中文图书赫然在书架上，还从陈思馆长那里获悉，在全芝加哥77个公共图书馆中，她所负责的中国城图书馆，连续22年在图书流转率、工作量排名上为第一位。周边的意大利社区、黑人社区要想看中文图书，也都通过发达的馆际互借系统来中国城借阅中文图书。因此过去专为华裔居民服务的中国城图书馆，目前已经成为在北美展示中国图书的一个“窗口”。

青春文学开始进入图书馆系统

《海外馆藏：2014年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报告》显示，一些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作品，也开始进入一贯严格考核出版社品牌、作者与图书文化价值的世界图书馆系统。湖南文艺出版社在2013年拔得头筹，有6种图书上榜。这6种图书分别是《长相思》(桐华著，列第11名)、《谢谢你离开我》(张小娴著，列第21名)、《儒者》(梁晓声著，列第21名)、《婚久必昏》(晓月著，列第21名)、《长相思·诉衷情》(桐华著，列第22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张嘉佳著，列第22名)，除了梁晓声是已成名的纯文学作家外，其余的5部作品都是“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作品。

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有传统的纯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文学新形态。特别是在类型文学方面，科幻小说、历史演绎、惊悚悬疑类、奇幻推理等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有些图书销售动辄以百万册计算。在互联网这样具有无限可能的空间里，他们直面读者，尽情发挥自己的文学天才。此次大量青春文学作品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标志着世界各地读者通过文学图书了解丰富多样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广度。

中国文学图书在世界图书馆系统发生的变化，是在中国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真实脉动。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文图书在欧美传播范围、传播层次上正在悄悄发生着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的文明就是书籍的文明。当一本中国图书能够翻过高山、越过河流、坐着火车、乘着轮船走进各个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也是中国文学闪耀光芒的时候！

散文诗

文学与影视互相牵手

文一

作品时显示出想象力的贫乏。影视剧也应做到故事为本，思想为尊，愉悦为旨，技术上，保持充盈的文学性。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目前电影的问题是缺乏对文学的尊重，缺乏文学的支撑。话题性、小品化是电影高票房的法宝，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缺乏经典性的东西。我们心目中的好电影，市场却不叫好。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创作层面上要强化文学精神。目前文学与影视缺乏有效的衔接，文学缺乏有效的进入影视生产环节的途径。还应培养高端的观众群体，有什么样的观众群体就有什么样的电影。另外还要培养有创意的年轻人才，让人才批量化出现。

剧作家王兴东主张影视产业也应依法治理。他认为，文学是影视的基础，视觉文学也应纳入文学领域。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影视版为发表影视剧本提供了园地。他提出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奖应设立影视剧本奖。剧作家应深入生活，提炼生活，避免快餐式消费，机械化生产。

影视评论家张德祥指出，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有很大力量左右影视和文学。低俗、粗俗的欣赏习惯是由低俗、粗俗的作品培养起来的。作家要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文学要为民族的明天而创作，不能忽视提升民族的审美能力、审美境界、审美素养。

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启动

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日前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启动。该奖征奖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月28日，面向两岸三地及其他华文地区创作者及出版社。参选图书应为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之间初版的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华文儿童图画书奖，也是目前华文界奖金设置最高的图画书奖，设“首奖”1名，“佳作奖”4名。自2008年起已举办了三届书奖及四届论坛，影响遍及华人地区。参选作品须经过严格、公正、专业的评审，要求图文并茂，具有趣味和创意，适宜3至12岁的儿童阅读。

书奖历届获奖作品都得到各界的认可，第一届书奖首奖作品《团圆》的英文版，荣登《纽约时报》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排行榜。

(杨锦蓉)

竹叶上的江南

郝子奇

浓或者淡，这是江南最经典的色彩。湖水般的绿，在风之下起伏，这时候，阳光是斑驳的，像是竹节上千年不变的痕迹，在起伏的绿之下，擦亮着最极致的风韵。

这是郑板桥没有画完的骨节，千年之后，仍然在挺拔着江南的高度。这是竹笋拱出沧桑的传说，与忧伤有关，与爱有关，与江南的风雨有关。

有关的，是丝竹。天籁深深，轻轻滑过岁月的那一绝唱。有关的，是兰舟，旅人已远，那一声款乃，空留给沉默的降水。

有关的，是雨巷。撑伞的人已经走到了尽头，灯火万家，所有的故事已经点亮。

有关的，就是这满山遍野的竹了。竹，站着，不语，只把江南的雅致紧紧地握在一片细细叶子里，然后递给风。

站在一片竹叶前，是我。这时候，有风。这片薄薄的叶片缓缓展开。而我，不读沧桑，不读岁月，也不读传说，只沿着一片竹叶上的脉络，读出梦幻般的江南



散文

大理看花

肖复兴

在植物中，我崇敬微小的，因此，一直以为草比树好看，花比草好看。到了云南，在昆明看花，比在北京好看；到大理看花，又比昆明好看。细琢磨一下，或许是有道理的。人靠衣服马靠鞍，花草虽小，却也是需要背景来衬托的。远离大自然，她们来到城市，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挑挑拣拣，但是，城市的背景却会在有意无意间衬托出她们不同的风姿。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花。

老城昆明，除了翠湖一带，还能依稀看到老模样，其他地方如今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大理，毕竟还保留着古城，而且，四围有苍山洱海的衬托，上下关之间有白族老村落相连，乡间和自然的气息挡不住，同样的花，在这里便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所谓石不可言，花能解语呢。

车还没进大理古城，头一眼便看到城外有一家叫做“小小别馆”的小餐馆，墙头攀满三角梅，开得正艳。三角梅，在云南看得多了，但这一处却印象不同。餐馆是旧民居改建而成。在白族特有白墙灰瓦的衬托下，三角梅不是栽成整齐的树，或有意摆在那里做装饰，而是随意得很，像是这家的姑娘将长发随风一甩，便甩出了一道浓烈的紫色瀑布，风情得很。

和老北京一样，大理老城以前是把花草种在自家院子里的，除了三角梅，种得更多的是大叶榕和缅桂花。缅桂花就是广玉兰，白族民歌爱唱：“缅桂花开哟十里香……”大叶榕是白族院子里的风水树，左右各植一株，分开红白两色，被称之为夫妻花。如今，进了大理古城，两边的街树都是樱花，显然是最近后种的，与大理不搭，或者说混搭。大理市花是杜鹃，沿街种杜鹃才对。当然，看大理杜鹃，要到苍山，看那种雪线上的高山杜鹃，红的、粉的、白的、黄的，五彩缤纷，铺展漫山遍野，让大理有了最能代表自己性格和性情的花的背景。这大概是别的古城都没有的景观。

如今，去大理古城，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其实，离大理古城不远，还有一座古城，叫喜洲，也隶属大理，去的人不多，还保留着难得的属于上一个世纪的古老和清幽。喜洲古镇没有大理古城大，却是大理商业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先有的喜洲古镇，后有大理古城。古丝绸之路兴起时，云南马帮号称有四大帮，其中之一便是喜洲帮。他们来自遥远的南亚乃至中东，从喜洲进入大理，将最早的资本主义种子带进大理萌芽开花。

所以，大理最富有的人，不是在大理古城，而是都出自喜洲；大理最气派而堂皇的白族院落，不是在大理古城，而是在喜洲。当然，大理最漂亮而风情万种的花，也应该是在这里。

喜洲古镇城北之外，有一座坐西朝东的院落。这是号称喜洲八大家之一杨家的老宅。喜洲还有四大帮，是喜洲最有名最富有的人家，八大家略逊一筹，因此，它被挤在城外。想是当年喜洲城盖房大火，和我们现在一样，商业带动房地产开发，城里没有了地皮，便扩城而延伸到城外。即便如此，杨家大院也非同一般，四重院落，前两院住人，第三院是马厩，最后一院是花园。可惜的是，后花园早已被毁掉，现在栽种的都是后来补种的花卉，笔管条直，如同课堂里的小学生，缺少了点儿生气。

后花园院墙上开着阔的露台，爬上去，前可以眺望洱海，后可以眺望苍山，视野一下子开阔。坐在露台上品普洱茶，忽然看见杨家院墙满满一面墙，开满了爆竹花。这种花，花朵硕大，像爆竹，被白族人称之为爆竹花。这种花呈明黄色，在所有花中，颜色格外跳，十分艳丽。满满一面墙的爆竹花，在夕照映衬下，像一列花车在嘹亮的铜管乐中开来，让整个院子都像燃烧了一样。这是我见到的最不遮掩最奔放的花墙了。

离开喜洲古镇前，在一家很普通的小院的院墙前，看到爬满墙头的一丛淡紫色的小花。叶子很密，花很小，如米粒，呈四瓣，暮霞四垂，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我问当地的一位白族小姑娘这叫什么花？她想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怎么说，用我们白族话的语音，叫做“白竺”。这个“竺”字，是我写下的。她也不知道应该是哪个字最合适。不过，她告诉我，这种花虽小，却也是白族人院子里常常爱种的。白族人爱种的花，可是真不少。

小姑娘又告诉，白族人的这个“白竺”，翻译成汉语，是希望的意思。这可真是一个吉祥的花名。

长篇小说《夏》反映华夏根祖精神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等主办的许大雷长篇小说《夏》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者20年来一直关注思考河东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这部作品就是他多年思考的文学表达。山西晋南这个古河东之地，是华夏根祖之地。小说的核心人物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小说讲述了这批正处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心的人在新世纪发生的故事，由他们的故事带出了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写出了几代人沿袭下来的华夏根祖精神气韵。

与会者认为《夏》是一部有大思想、大气象的，深度演绎中国人正能量的优秀作品。作者试图通过对今天人事的描写来展示华夏文明的某种生存状态，这一努力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